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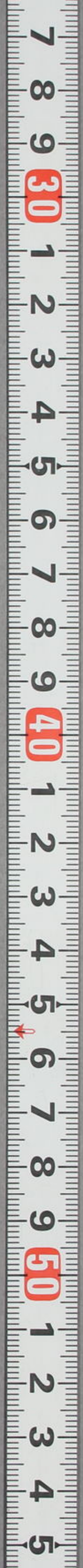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卷之六百十四
至十五



13
849
204



4 3
849
20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六百一十四

議讞

周官議獄群士各麗其法漢制疑罪天下各讞所屬
蓋慮夫文法之失實而人心之不厭也故議事以制
先民所述有司請讞禮經攸載則聽訟之職斯為重
矣漢承秦弊禁網漸濶一成之典思求大中於是原



其本心與衆定罪魏晉以下其論彌著若夫律令之設科條實繫世有輕重之殊法有貪涼之變事苟涉於疑似罪寧失於不經惟君子之盡心雖濡首而求濟非夫操心如秤不私于物昭然獨見無畏強禦則何能激發正論折中羣惑簡孚厥罪澄清庶獄者哉漢趙增壽為廷尉成帝時東萊郡黑龍東出人以問陳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增壽議以為不道 正法以所犯劇易無罪臣

下丞相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 北謂

付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

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

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

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

壽當是 當謂處正其罪也 湯前有討邳支單于有功其免湯

為庶人徙邊

孔光為廷尉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

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時棄去或更嫁及長

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 翟方武 以為今犯法者

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此具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 明有所

訖也 訖止也 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

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 解免也 請

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欲懲犯法者也 懲創止也 夫妻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

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

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

光議是

御史中丞鄭眾哀帝初博士給事中中丞咸毀故宰相

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侯在朝眷宣子右曹侍郎况數聞其語昧客

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

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

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

骨肉相疑疑咸受弟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

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

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

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 鬲杜塞也 桀

黠無所畏忌萬眾誼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

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 過

公

刑法部

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

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

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

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

上浸之

源不可長也

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

况首為

惡明手傷功意俱惡

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為惡

皆大不敬明

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

人完為城且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

詆欺成罪

詆毀也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痛人

之罪鈞惡不直也

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痕痛遇人不

以義為不直雖見毆不與毆人同罪也

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

義不可為直

言咸謂修而毀宣是不義而不直

况以故傷咸計謀已

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

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

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

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章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干故切

今以

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

心定罪

原謂尋其本也

况原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

詆欺輯小過成大辟

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

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

直

以其受財也

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

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

而為完也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尋此科帝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

後漢梁統建武中為大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嘗准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

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他皆率繇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逃區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矢墜因循先與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德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祖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

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主制立刑法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愛制百姓於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帝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爲數聞者三輔從橫羣輩竝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掠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
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錄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宄而害
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採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上遂寢不報

杜林建武中爲光祿勳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
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
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

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
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
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挑菜茹之饋集以
成贓小事無防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
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
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光武從之

郭躬辟公府明帝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
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
專擅請誅之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律

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
 軍征較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
 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典也今彭專軍別將
 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
 爲斧鉞於法不合罪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章帝元和末
 爲廷尉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
 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
 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
 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其衆而詔令
 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竝蒙

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霑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
 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
 帝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
 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陳寵建初中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尙嚴尙
 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章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法
 乃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
 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青災肆赦帝舜命
 臯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
 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

率繇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
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
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
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
仁政方今聖德克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
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
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鉛鑽諸
酷痛舊制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
著於令是後獄法和平元和中寵旣爲廷尉鉤較律
令條法濫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
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
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
濫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
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係乾圖曰王者三百年
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
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
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
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

通詆罪又漢制斷獄報重嘗盡三冬之月章帝改用冬十月元和二年旱長水較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繇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平康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繇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首秋之文當月令之

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張敏和帝永元中爲尚書先是建初中有人侮辱人
父者而其子殺之章帝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
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之法敏駁議曰夫
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
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
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
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
托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

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
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
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
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
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
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
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
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
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
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惟入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

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嘗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帝從之

應邵獻帝時爲大山太守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欠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邵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於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

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至死者非能義勇固
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
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
一物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
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
之仁遂廣引入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寤
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
謂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邵
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魏盧毓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

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
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
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
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
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
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鬮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
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
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繇是爲丞相法曹議令

史

高柔爲太祖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
舊法軍征士亡者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王者奏盡殺之柔啓曰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
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
如前科固已絕其義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
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
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

陳羣爲御史中丞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
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
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
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
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剗刑滅
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
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
於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且寢

鍾繇爲大理文帝臨饗羣臣詔謂繇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明帝太和中繇爲太傅復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曠典

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知孝景之令其當棄世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

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
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
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
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
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
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
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
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
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

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
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
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
之髡則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
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別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
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晉程咸魏時爲司隸主簿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
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
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
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較尉何曾乞恩求

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咸上議曰大司寇作
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
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
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
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
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戚之節異在
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
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
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
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

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
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
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
制於是詔改定律令

何曾爲太傅時司空賈克宴朝士河南尹庾純行酒
而充不時飲因發怒訶之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
求供養使據理典正其臧否曾與太尉荀顛驃騎將
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
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案純
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違侍養純不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一十四
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
聖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
希至孝之行而近惜嘗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
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上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
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
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
親則父母不得其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
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
父母之志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文老

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
之理純雖自聞固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
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違郡辛苦自歸皆
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
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禮也禮年八十一
子不從政純有一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
還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
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請議
河南功曹史龐禮等表曰臣郡前尹闕內侯純醉酒
失嘗戍申詔書旣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

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案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墮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士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也石奮期願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竝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浮自奏劾求人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繇而謂傲狠是

爲重罪過罪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繇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繇醉責以暴慢案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士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

也案令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此自表求歸供養詔諭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虞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繇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連受黜而所繇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囚者忿積忿以立義繇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定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

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自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繇醉之言俾出童毀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劉頌武帝時爲廷尉頌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

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

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白晝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忘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灰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不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虐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

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如此非徒然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殘不為虐棄而所犯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其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嘗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

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嘗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異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髦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罰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至今嘗以罪積獄繁赦以散

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繇肉刑不用之過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

華廡表之子爲南中郎將以迂旨因事免廡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廡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廡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廡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不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

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爵再加且吾之責廡以肅貪穢本不論嘗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義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

裴頠爲尙書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以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嘗制而後定先上知其所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嘗羣吏安

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
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
有嘗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嘗荀寓於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
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嘗會五年二月有大風
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月本曹尚書有疾
權令兼出案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
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
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嘗案行不及得周文
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

下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且加解
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嘗復興刑獄昔漢
氏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
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
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
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惟
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殘犯損失盡敬之道
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如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
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
情理准之前訓所述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

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嘗奔走道路雖知事必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於今太嘗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卽已減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使責尚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尚書免在法外刊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嘗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畢刑之制案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人例遂虧或因餘事

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書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

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諱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諱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佞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徑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政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宣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須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

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隨稱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

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律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救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雜時有不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嘗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

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嘗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殺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惟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嘗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嘗所聞以衛其身六嘗當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浮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今之秦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厯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

用嘗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
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諸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
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
準不牽於凡聽之所矣必守微文以正例每臨其事
嘗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
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
名例所不及者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
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得之
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
不同爲駁惟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

論隨時之宜以明法下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大
學汝南王三奏以爲夫二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
之本事實人之若斷不斷嘗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
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不舉守文直法臣吏
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
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今法素定
又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
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
來執法斷事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
嘗以善奪法則人遂善而忘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案

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
法駁案隨事以聞也

衛度元帝爲丞相時爲晉王大理考擿政事有不合
情者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孝子正父死刑或鞭父
母問于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
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
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
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
則化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
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隱通其圯

滯令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
簡易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
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蔓大理所
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事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
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
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令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
峻重非勾萌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
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嘗賀循
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
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錄來尚矣肇自古昔以及

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文帝嘗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議逮班固浮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重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奪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為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

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繇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代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於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民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人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

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士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維新誠宜設寬法以宥人然懼羣小愚蔽習舊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其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必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行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陷罪更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嘗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嘗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自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少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帝猶欲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

刑部
卷之六
三十一

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七

議讞第二

宋蔡廓仕晉為著作佐郎于時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邦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開其邪教禁以簡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歸風者陶和而養恬穢矣者聞憲而警慮雖復

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錄曩世風淳民多厚謹圖象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途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以止其姦况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遺育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

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後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求情莫此為大自今後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
王弘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識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優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疋嘗偷四十疋並加大辟

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疋嘗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旣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與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汗盜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戒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雜爲符伍不得以相簡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闡

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相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旣云復士宜令輸贖嘗盜四十疋主守五疋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長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卽刑當罪耳夫東修之胄與小人隔絕防簡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旣同符伍故

使糾之于時行此非惟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伯
相關可得簡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郎事而求有乖
寔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
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
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
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其補兵雖欲弘士懼
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
犯之况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
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事必先
正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於符伍者

將以簡小人邪爲使受簡於小人邪案左丞稱士庶
天隔則七無弘庶之繇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
簡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罪僕隸何罪而
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
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資財
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令公家有實之任公
私混淆名實非允繇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
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簡小人則小
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安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

本耳此是辨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
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案左丞議士人
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其舊律於
議咸允吏部何尚之議案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
罪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
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
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
網是爲恩之所霑嘗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
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
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

失意同右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
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
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
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
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舊無同伍坐
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耶聖明御世
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千天聽徒爲
紛擾不如近與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
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
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

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批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襄陵士人實與里巷關接相知情狀乃當與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與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何爲輕則小人今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

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疋四十疋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錄疎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嘗有可愍故欲小進疋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簡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疋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疋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猜旣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

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已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嘗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弊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錄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

何叔度為尚書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為劫父睦以

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捨之

孔淵之為比部即時安六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死值赦律文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

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殺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打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理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罵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臨川王義慶為丹陽尹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徒送避孫讎義慶曰按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合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為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嘗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繇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傅隆為司徒左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已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原夫禮律之典蓋本之自然承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

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若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各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磔之孫砥鋒擬鏹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菴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隨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而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

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徐羨之爲尚書僕射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疾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繇子而致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任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還裔從之

顧顛之爲吏部尚書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朱起母

彭家飲酒還因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
剝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
行剝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
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
科例三公即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
事原心非存忍割謂宜哀矜顛之議曰法移路尸猶
爲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比人所不行不宜曲迴小
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顛之
議

何承天爲撫軍劉毅爲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

陳滿射鳥箭悞中直印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
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
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
中人案律過悞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及
爲謝誨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
錢爲嘉償債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彼府宣令普議
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
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
所告唯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

求質錢爲子還債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
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
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叢法文
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
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
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
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
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爲降嘉之死普春
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
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

免後爲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
同籍暮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
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暮親則子宜
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不
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
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
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
謫今若以叔母爲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
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錄於王者守暮親之
文不辯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卹刑

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王韶之爲黃門侍郎時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簡妄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及劫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旣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

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劫宜仍舊詔可

何尚之爲尚書令時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繇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義宣司馬賊旣遁走一夫可禽非惟免愆亦可要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繇此得原

蔡興宗為廷尉解士先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
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
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
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
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啟苞藏積年發
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
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勅以
當訊權繫尚方與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
若廣繫尚方於事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
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

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
父又加執啟事悉見從

南齊張融為儀曹郎時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
叛者斬人身及家長家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
有叛者融建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
謂亡者身受刑也

袁彖為南郡太守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為曾
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簡
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寔已所殺
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

史盧江王永博議豕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
危機迫遘是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原心非暴
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
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寔傷
爲善繇是蔣之兄弟免死

梁蕭琛仕齊爲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
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
時卽官位卑親王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
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已來卽
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

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
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
經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嘗準自泰始建元
已來未經以施行事廢久人情未習自奉勅之後已
行倉部卽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有
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
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
依舊不行

虞僧虬爲法官高祖天監三年八月建康女人任提
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鞠辭云母實行此僧虬

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白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鞠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

陳沈洙廢帝光大中爲戎昭將軍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旦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制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尅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

獄所測人有幾人疑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繇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伏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段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封藏惡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犯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准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于二更豈是嘗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免墮之士無人不屈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則數進

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訾妄歎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黷身無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方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爲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錄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歎者惟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明加辦折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

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歎或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歎者九叅會兩文寬猛頗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

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長短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簡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門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日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臬

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宜以會優劇卽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議依事施行

後魏李冲爲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養不知謀易地情均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不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唯言父不從子不言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視爲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法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今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也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例尋條罪在無疑准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

明矣太尉等論於典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位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郭祚爲吏部尚書宣武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泐物之情爲之執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旣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

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

竇瑗行晉州刺史旣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日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商去甚刪泰革弊遷訛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文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許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

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王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汪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以比野人義以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

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忍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樵懷音梟獍猶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務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之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致情可見切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惟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

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即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繇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諱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

避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旣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於父坤地也故稱於母又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繇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察典律

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
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
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
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
諱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
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
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
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
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
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暮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

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
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
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
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但春
秋莊公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
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旣弱小而懼於齊是時
天下又無賢霸故不敢仇之又不敢告列國唯得告
于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
入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以情推理尚
未遣事遂停寢

刑部爲尚書延昌二年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陸珍等坐弟季賢同元倫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巒奏案季賢旣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准犯罪當拏戮兄叔從坐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旣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賊承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則同斬從流赦後

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拏戮准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况人乎請依律處除爲民詔曰死者旣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待之限便可悉聽復任又廷尉奏平北將軍朔州刺史楊椿前爲太僕卿口招引細人盜種收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聽斷以贖

李平爲尚書延昌三年平奏冀州袁城民費羊皮母

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先與同城人張廻爲婢廻轉於鄒縣梁定之不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廻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造廻稱良廻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廻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不可更推例以爲永式廷尉少卿楊均義曰謹詳盜律掠人賣人爲奴婢者皆死別條賣子孫者一歲刑賣良是一而刑死懸殊者緣情制罰則致罪有差又詳羣盜強盜首從皆同和

掠之罪固應不異及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然五服相賣皆有明條買者之罪律所不載竊謂同凡從法其緣服相減者宜有差買者之罪不得過於賣者之咎也但羊皮賣女爲婢不言追贖張廻真買謂同家財至於轉鬻之日不復疑慮緣其買之於女父便賣之於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緣之類也又詳恐喝條注尊長與之已決恐喝幼賤求之然恐喝體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長與之已決故也而張廻本買婢於羊皮乃真賣於定之准此條例得先有錄推之因緣理頗相類卽狀准條處流爲名公

郎中崔鴻議曰案律賣子有一歲刑買五服因親屬在尊長者死替親及妾與子婦流唯買者無罪文然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罪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均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之人掠良從其罪宜止於

一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准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遣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繇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而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繇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迴專引盜律簡迴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寃律實爲乖當如臣均之議知

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強盜無罪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死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沉賤之與身死漂流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者有首從之科盜之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滅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良掠盜之

物而故買者以隨縱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遇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相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繇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迴爲從坐首有活刑之科從有極黜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羣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申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

而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廻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
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
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
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廻雖買之
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襄延儁爲廷尉卿孝明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
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延儁上言法
律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
依律賊謀叛大逆處買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川
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

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
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
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
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
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
惑衆據律應死然赦令之後方顯其事律令之外更
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
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察法例律八十已
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
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嘗之士

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如奏

李瑒爲司徒主簿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坐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期親例合上請簡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衰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法曹叅軍許琰謂州判爲允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葑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簡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准之情律

所虧不淺且憐旣懷醜毒之心謂不可叅憐人伍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以卒哭不合更延依律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寅奏從瑒執詔從之

辛雄爲尚書三公卽神龜中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

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愍勤隱卹者也仰
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
以大小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父執
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一曰御史所糾有
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
不知推簡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
贓不辯行主名簡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
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削或有
據今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
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大

寬若傳聞卽爲証則於理太急今請以三昧後三人
俱見物及証伏顯著准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
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
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寃或訴省稱寃爲
奏更簡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
不得異於嘗格依前案爲定若有合拷寃已復之流
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簡反復使鞫獄証占分明
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証占而雪則違
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
拷未畢格及要証一人不集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

察獄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寔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

高謙之爲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返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唯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

崔纂爲尚書三公郎中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

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官餘如奏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可返入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案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今輝挾忿毆主傷胎雖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燉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卽依決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失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繇親疎改易案鬪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嘗妻然人婦之

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定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証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案知壽口訴妹適司士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若有失度罪在於夫豈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

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朞親相隱指謂凡罪况姦私之醜得以同氣相証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正刑書施於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議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盜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况出適之妹豐及兄弟乎右

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
謨明嘗則至於良奸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
其事容妃等姦狀罪至於刑並處極法准律未當出
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寔爲猛又輝雖逃刑
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情
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
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致
至非嘗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
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
成淫醜敗風穢俗理深其罰特勅明下結獄不拘嘗

司豈得一同嘗例不爲通准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
大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寃悖理之淺深不詳
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
責崔纂可免印都官尚書悉奪祿一時
孫騰爲侍中自孝昌以後天下淆亂法令不嘗或寃
或猛及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
至遷京鄴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
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
疋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騰上言謹詳法若

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繇情而致輕重案肆公私
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若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
更立餘條通相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
獄訟更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
守典故者矣臣以爲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
必繇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
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嘗辟至如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
各有司存巨細滋煩令民預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
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嘗憲庶使刑殺折

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天平後遷移草創百司多
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入輔朝政以公平
肅物大改其風至孝靜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

卷

